



叛逆者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叛逆者

John Jakes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THE REBELS by JOHN JAKES

Copyright: © 1975 by JOHN JAK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6-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叛逆者/[美]杰克斯(Jakes, J.)著;董惠铭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3

(肯特家史:2)

ISBN 978-7-5339-2457-7

I. 叛… II. ①杰… ②董…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5757号

叛逆者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邮:zjlap@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金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430千字

插页:2

印张:26.5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微亮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装帧设计 王 坚

ISBN 978-7-5339-2457-7

定价:38.50元

欲望之火 卷三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 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

- 第一章 初上战场 / 3
- 第二章 启蒙山庄 / 18
- 第三章 生产 / 43
- 第四章 暴动 / 64
- 第五章 寒冬运炮 / 87
- 第六章 联邦的播种期 / 109
- 第七章 十三口钟 / 136

第二卷 考验人的时刻

- 第一章 武装民船 / 165
- 第二章 黑暗的行动 / 182
- 第三章 重逢宾夕法尼亚 / 203
- 第四章 兵败布兰迪瓦恩 / 225
- 第五章 “我是说得深入敌占区” / 244
- 第六章 教官 / 269
- 第七章 拉克汉姆 / 296



第三卷 浴火重生

- 第一章 狼 / 319
- 第二章 夏天的枪声 / 335
- 第三章 肖尼间谍 / 361
- 第四章 上帝的定价 / 382
- 第五章 弗吉尼亚女人 / 397

尾声 世界倒了个个儿 / 415

8\ 河桥生田	章	一	卷
81\ 月山蒙自	章	二	卷
84\ 冯正	章	三	卷
87\ 世翠	章	四	卷
88\ 城温琴意	章	五	卷
90\ 腹佩谢即社郑	章	六	卷
92\ 村口二十	章	七	卷

陵园内人健卷 卷二策

281\ 德因芽五	章	一	卷
284\ 德丁印部	章	二	卷
285\ 亚引新空宜查重	章	三	卷
289\ 德耳德兰希郑	章	四	卷
292\ 对古娘入策新德景拜	章	五	卷
295\ 育蓬	章	六	卷
298\ 腹另表社	章	七	卷

选
对
目
录

第一卷

生命、财产和
神圣的名誉

第一章

初上战场

一只英国战鼓敲响了徐缓的进军鼓点，其他的战鼓也一齐响了起来，鼓声响彻查尔斯敦半岛东南端广阔的战场上空。

有那么一会儿，这战鼓在火热夏天的天空响得有点反常。隆隆的炮声暂时沉寂下来。大炮部署在查尔斯河对岸波士顿市的科普山和包围着半岛的战船上，半岛全在这些战船的火力范围之内。

菲利普的左边，一个拿着一支小口径步枪的瘦瘦的黑人不自在地笑着说：“英国佬一定吃过中饭了，是吧？”

“大概是的。”菲利普说。说话很困难。他的喉咙像烤干了一样，几乎发不出声。他又拧了两下通条，将纸团按到他那支宝贝的英国造青铜燧发枪枪筒里的火药和弹丸上。他想这会儿要能找到一点水喝该有多好。

他的肚子也咕咕直叫，事实上饿得有点痛。昨天下午太阳下山时他们在坎布里奇集合时带的食物早就吃光了。

此外，他浑身酸痛，酸痛极了。整个夜里，他跟殖民地的其他战士一道，在布里德山上挖战壕。军官们为这道命令争论不休。到底是设防于布里德山还是邦克山，大家意见不一致。邦克山位于连接查尔斯敦半岛的地峡的西北部，从地形看，比布里德山更易防守。

最后，一个叫格里德利的工程师出身的军官下了结论：防守布里德山。在夜色的掩护下，美洲殖民地的战士们挖好了方形的防御工事，每边几乎有一百



四十英尺长，南端有一个箭头形凸角堡，可以俯瞰通向查尔斯河的那一片斜坡草地。

战壕里菲利普旁边的那个黑人说他的名字叫塞勒姆·普林斯。菲利普记不起他是哪儿人了。挤在这个6月下午热浪炙烤下温度高达一百多华氏度的土坑里，有好几百人，菲利普没几个认识的。

这个黑人也不一定是马萨诸塞部队的战士。有可能是那个印第安老战士普特曼指挥下的康涅狄格部队的人。这支部队正在农庄主邦克的庄园后面的一个小山丘上挖工事。那黑人的出现很突然。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菲利普赶紧抱头蹲下。炮弹在他们工事的左边那个通向密斯蒂克河的小山坡上炸出了很大一个弹坑。等他抬起头时，那个黑人就站在他的左边，一边用手在他那支很老式的小口径步枪的枪口来回擦着，一边腼腆地笑。殖民地士兵的衣衫都很褴褛，可这个黑人的穿着更加破烂不堪。他很可能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偷偷地溜到半岛，自愿参加战斗的。殖民地的军队，这会儿欢迎任何一个志愿者。

菲利普和普林斯焦急地交换了一下目光，两人都听到了战鼓声。他们一齐装模作样地耸了一下肩膀，玩世不恭地笑了笑，仿佛那鼓声根本没有什么。可事实上，他们害怕极了。

菲利普这会儿几乎像塞勒姆·普林斯一样黑，他的皮肤、短裤以及满是补丁的长筒袜和被汗水浸透了的宽大衬衫上，全都是泥巴。人们从工事里跑进跑出，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谁属于哪个部队。没有几个人穿着军服。

部队的增减不断，有人利用炮弹爆炸、人们抱着头的一刹那，逃离了那个热死人、脏死人的工事。不知怎么的，那个工事，竟使菲利普觉得像一个新挖掘成的巨大的坟墓。然而，新的志愿者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

菲利普右边的人伸长脖子，踮起脚尖，从战壕里抬起身瞧着前方。一发炮弹飞来，炸开了，接着又一发。炮弹更加密集，炸飞的泥土像雨点般落到菲利普的身上，他紧紧地闭着眼睛。

可是，他没法闭上耳朵。那抑扬激越的战鼓声一阵紧似一阵。

他的脑海里掠过一个恐怖的景象。在这个肮脏、臭气熏天的土坑里，尸陈遍地，身份不辨。上帝呀，要是他就其中。那该怎么办？

菲利普·肯特，1753年生于法国查瓦涅克村附近，卒于1775年6月17日，一个美丽的星期六——

安妮——！他在心中极度痛苦地喊道。他得挨过去。鼓声继续激越地响着。又一发炮弹炸开了，大地震荡着。至少，他们对这些铁的魔鬼已经习惯了。

美洲殖民地军队一方的工事是在17日午夜的时候暗中挖的。皇家战舰“快捷”号甲板上眼尖的人首先发现了他们的行动。早上四点钟，“快捷”号发动了首轮炮火袭击。

一些新兵尖叫着，害怕极了。不一会儿，一发炮弹将一个名叫波拉德的士兵的头炸飞了，他当时正在工事外面干活。他的尸体就这样倒在早晨第一缕曙光升起时温润的草地上。

波拉德无头的脖子上喷涌而出的鲜血是一个活生生的警告——也许布里德山上的每个人在新的一天里都会遭此厄运。可是，没有人需要这样的警告。

一个炎热的上午即将过去。人们发现，英国战舰和波士顿射来的炮火，由于角度的原因，并没有给殖民地的部队带来多大损失，只不过这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揪着他们的心，每张大汗淋漓的脸上，几乎都可以看出这种神情：

今天，为了反对国王陛下乔治三世，我敢于拿起武器，并将与阵地共存亡。

炮声再次响起，并且更加猛烈了。菲利普想偷眼瞧一下整个战场，看看他和他的战友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形势。突然，他感到惊慌不安。他听到一个声音高叫着：“啊，这些他妈的浑蛋英国人，他们向查尔斯敦开火了。”

菲利普还没来得及冒险抬起头瞧一眼，就看见了腾起的烟柱和火光。灼热的炮弹将一幢幢房子炸得粉身碎骨，燃烧着的碎片飞向四面八方，这个河边小城的两三百间房子霎时陷入一片火海中。魂飞魄散的小城居民们早就逃跑了。

“增援部队登陆了。”有人说。

“皇家海军。”另一个人补充道。

“又有一个发抖的声音说道：‘正规军开始进攻了，瞧——’”

“别出声，听指挥官的命令开火！”

这严厉的炸雷般的声音来自战地指挥官，普雷斯科特上校。上校身材高挑，头发灰白，是佩珀雷尔人。穿过密密的人群，菲利普瞧见普雷斯科特折叠起一架望远镜，向工事后部唯一的一个进口走去。可是这阵地被攻克怎么办？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被埋葬了一样。

突然，他听到一阵激动的唧唧喳喳声：“沃伦——是沃伦大夫——”

一个满头金发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背着一支旧式步枪挎着剑大踏步走进战壕。约瑟夫·沃伦大夫，波士顿的一个内科医生，是马萨诸塞州爱国事业的高层策划人之一。菲利普是在伊德斯和吉尔印社工作时开始认识沃伦的。

“愿意为您效劳，长官。”沃伦一脸严肃地对普雷斯科特说。普雷斯科特吃了一惊。等他镇静下来后，急忙大声说：“沃伦将军，”他敬了一个礼，“请您指挥。”声音盖过了咚咚的战鼓和隆隆的炮声。

“不，上校，我到这儿来是作为一个志愿者。我的任务仍然只是准备文件，等着被签署呢。我跟大家一起战斗。”

内科大夫穿着金边外套，尽管也浑身湿透了汗，仍然显出优雅的翩翩风度，所到之处，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他穿过飞扬的尘土，走到一堵掩体墙后面。普雷斯科特消失在战壕窄窄的进口处，去指挥左边小山坡上胸墙那儿的战斗。

鼓声更响了。我得看着敌人，菲利普心里想。就在这时，沃伦发现了他。内科大夫赶紧跑了过来，笑着问道：“肯特？”他伸出手。

“是我，沃伦大夫，您好。”

“我几乎认不出你了。”

“这儿的活有点脏。”

“可是干得很好，这很正常。这么说你在部队——”

“我们都必须这样做，我想。”

“听说你有了新娘。韦尔律师的女儿。”

“是的，先生，我们一个月前结的婚。安妮在沃特市租了一间房子，她父亲也在那儿。”

“好，”沃伦说，“要是我们击退了英国军队，你马上就可以回去看她。”

说完，大夫挥了一下手，又回到他的掩体后面。人们仍然用一种敬仰和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沃伦是反抗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与约翰·汉考克

克^①、亚当斯两表兄弟、银匠保罗·里维尔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是推进马萨诸塞州人民以武装斗争反抗英国人这一伟大事业的坚定派。这样一个有声望有地位的人，竟然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来到这个生死未卜的战场，这对战壕里所有的战士是一个鼓舞。菲利普·肯特当然也不例外。现在几点钟了？他从太阳的位置猜想大约三点钟了。尽管炮火几乎不断，他还是踮起脚尖朝外望去，想望望莫顿山上他们今天下午将受到的挑战。

当他看到满山遍野事实上布满整个半岛正在往前冲的英国兵时，不禁傻了眼。他的手紧紧握着那支青铜燧发枪的枪管，手掌心全是冷汗。

猩红色军服，到处都是猩红色的军服。至少有一千到两千英国兵。而美洲殖民地的战斗人员这会儿已经减少到只有他们的一半。

英国兵保持整齐的队形前进着，攀石墙、绕树木，都保持着完美的前进队形。他们的军旗在酷热的熏风中猎猎作响。

这是像阅兵一般的行进，速度缓慢，步伐稳定，和着炮火中的战鼓。英国军队列成一排猩红色的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米斯蒂克河，连队与连队，互为侧翼掩护，向着敌方的阵地、向着胸墙、向着更纵深的仓促搭建起来的为挡子弹堆满了稻草的掩体挺进。再向纵深，更多的连队向着栅栏和河岸中间仓促垒起来的石墙挺进。在各种各样的工事后面，穿着破烂的殖民地战士们等待着。

菲利普朝另一个方向望去，整个情景尽收眼底。查尔斯河对岸的波士顿城里，成千上万的人们趴在窗户上、爬到房顶上观战，科普山炮兵阵地上的大炮口子里，冒出袅袅白烟。

菲利普的视线不知不觉地拉回到山坡上正向前进的英国军队。有人说，英国军队由陆军少将威廉·豪爵士亲自指挥。他是5月中旬抵达的三位少将军官之一，前来援助托马斯·盖奇将军。“别开火，”战壕一端传来一个指挥官的喊声，“听到命令后再开火。让这帮浑蛋走近点，走进你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这样肯定能奏效，菲利普心里想。

他数了一下，英国军队前排有十个连队。他们后面又紧跟着十个连队。大

^① 约翰·汉考克（1737—1793），美国革命时期政治家。



批大批的穿着猩红色军服的英国兵慢步前进着，简直像一堵猩红色的墙在向前移动。被汗水浸透的衬衫里面的胸膛，汗水还在一个劲儿地流。他明白，英国兵一定也像他一样，热得要死，那厚厚的军服，加上一包包的食物和毯子——重量够惊人的。然而，他们仍然在稳步地前进，只是当他们爬越或绕过某个障碍物时才打乱一下节奏。菲利普已经看得清他们的相貌了。一个人的下巴上有一个大大的疤，那些军人有着黄铜色的浓密的眉毛，以及一张张汗水流淌油光四溢的脸。

“别开火，”命令又被重申了一遍，“普雷斯科特会下命令的。”

菲利普紧张得不停地咽口水，他将青铜燧发枪搁在工事的豁口上，黑人塞勒姆·普林斯和其他人也是同样的姿势。菲利普瞥见，他们的左侧，浓浓的炮火硝烟中，普雷斯科特上校在胸墙后面来回踱着方步，只是当炮弹呼啸着飞来爆炸时才猫一下腰。

战鼓震动着大地。菲利普明白，这些前进着的精锐部队是要把这些不自量力地扼守着俯瞰波士顿的两个战略高地之一的美洲人碾个粉身碎骨。那些英国大船，除了运来正规步兵之外，也带来了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各个团的轻步兵和掷弹兵连。在前进的突击部队后面，偶尔可以听到小口径野战炮的轰击声。

最让菲利普·肯特感到害怕的是那些坚定地不断向前挺进的士兵们。在他们滑膛枪的枪口，有钢铁在闪闪发光——

那是刺刀。

布里德山和邦克山上的殖民地战士手中，没有一个人的枪上有这种致命的武器。他们对这种东西不屑一顾。菲利普怀疑他们是不是太蠢了。

自从4月里列克辛顿和康科德爆发第一次战斗之后，菲利普就一直和几百个民兵一起，将七零八落目瞪口呆的英国远征军队一直赶回到波士顿。他们从石墙后面将这些大螯虾似的英国兵一个一个捅死。整齐的队伍受到了毫无秩序毫无队形的民兵的致命攻击。英国人对此不知所措。此后，殖民地的人民欢欣鼓舞，信心倍增。他们只要用犀利的眼睛瞄准了枪，谁还在乎队形和刺刀？

今天，情况有些不同，向山上进攻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严整的军容，全副武装，稳步地向前推进，稳步地向着山上的工事推进。他们已经越过

那一片低洼地，直逼那道稻草掩体，那道石墙防御工事——，两派士兵同时回过身来，要是碰上这些刺刀，菲利普心里想，我们就完了。

“上帝呀，他们什么时候让我们开火呢？”塞勒姆·普林斯愤愤地说。菲利普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指挥官们的命令再一次传来：

“普雷斯科特上校命令，直到你们能看清他们的眼白再开枪。”
掷弹兵和轻步兵缓慢而又坚定地攀爬过那堵稻草掩体。菲利普擦了一下额头。突然，他感到有点头晕。

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合一合眼，他太疲倦了，太饿了。这场对抗好像是徒劳无用的。他所选择的作为家园的殖民地居然敢和罗马时代以来全世界都知道的最强大的帝国抗衡——准是疯了。此外，别无解释。

他再次向外看去。一张张的脸看得更清楚了，有的胖，有的瘦，有的灰黄，有的红润，有的年轻，有的年长。他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那些紧张不安的眼睛中的眼白。

左下方，胸墙的后面，滑膛枪射出一阵满是油味的烟和火。前排英国兵纷纷倒地。

“开火！”战壕里有人喊道。菲利普将他的青铜燧发枪瞄准，扣动扳机。这家伙不太准，不需要怎么瞄准。枪响之后，他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轻步兵倒在草丛中，扭动着身体。他与菲利普差不多年纪。

美洲殖民地战士们的火力像巨大的长柄镰刀，割断了英国军队的进攻队形。可是，他们没有停止前进，没有停止攀爬。

这会儿，前面的队伍都倒下了，英国兵在地上翻滚着，号叫着。他们后面的同伴绕过他们的身体，跨过他们的身体，甚至踩着他们的身体，继续前进。没有倒下的英国兵一边前进一边射击。

菲利普听到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上飞过，射进后面的土墙里。战壕里，也有人在喊叫着，可是与那些倒半岛各地的穿着猩红色军服的英国掷弹兵和轻步兵相比，他们这一方死伤的人少多了。

民兵们尽可能快地装着子弹，快些，再快些，然后继续射击。菲利普没有



时间想其他东西，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着机械的动作：火药，弹丸，纸。子弹装得快一点，指挥官不停地催促着，开火，他妈的！快，快！

“瞧那儿，先生！瞧！”塞勒姆·普林斯叫道。菲利普抬起头。

英国军队停止了前进。前排的士兵接到命令转过身去，队伍垮了，溃退了，潮水般地向莫顿山逃去。在发动此次攻击前，他们曾经在莫顿山悠闲地吃过午饭，惬意地抽过烟。

战壕里，人们开始欢呼。菲利普没有加入到欢呼的行列中，他轻轻拍了一下被枪管烫焦的手掌心，靠到战壕的土壁上，喘着粗气。

他想喝水。可是没有水。头顶，透过滚滚浓烟，太阳发出火辣辣的光。菲利普拿麻木的手指检查了一下他的火药角。

他装弹药和射击的速度很快，火药角已经空了一半。他周围的人也纷纷嘟囔着说弹药所剩不多。

“各就各位，”指挥官发布命令，“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菲利普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儿。他比任何人都更不想死。

他的附近，一个罗得兰州人趴在地上，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腹部。一个马萨诸塞州人井然有序地将枪和火药角以及那个装着宝贵的软棉絮和弹丸的粗糙的木制弹药筒从他身上解下来。

英国军队的战鼓沉寂了。可是，会沉寂多久？

英国人下次肯定会用新的计谋，他觉得。完美的队形，严明的纪律，昂首阔步向前进，曾经使他们称雄世界很多战场。今天，这种战斗方法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可是，假如让他们握着那些刺刀冲进美洲殖民地民兵们的防线，那后果会怎么样呢——

菲利普尽量不去想它。

三

康科德战役之后，菲利普·肯特沉浸在几个星期的几乎有点疯狂的欢乐之中。

英国人逃跑了——逃跑了——逃回到波士顿去了。而美洲殖民地的军队

——虽然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组织性纪律性，可仍然是一支军队——却包围了这座城市。城里，十来年的王国政府和殖民地的敌对情绪已经达到了爆发的边缘。

包围圈形成之后，像菲利普服役的康科德民兵连这样的小股部队被重新改编成更大规模的州属部队。同样的，其他殖民地的保家卫州部队也来到了前线。整个部队好像有点不太慎重地被交给了一个名叫阿蒂默斯·沃德^①的老将军指挥。这个6月的下午，沃德卧病在坎布里奇，忍受着体内结石的折磨，指挥着这支军事力量。驻守在布里德山上的马萨诸塞州的民兵们都志愿在这支新编的部队服役，直到年末。军官们叫它“8月军队”。这不完全是开玩笑。

其他殖民地派了增援部队到波士顿。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州、康涅狄格州都派了。老普特，那个印第安战士带来了三千个康涅狄格民兵，还带来了一群羊做食品。同时，各种政治信息也从临时的州议会大厦所在的沃特市源源不断传来。坎布里奇成了军事总司令部。

但是，控制权在沃特市。沃特市命令康涅狄格州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上校4月下旬到马萨诸塞州，征召一支新的部队，5月初与伊桑·艾伦会合。艾伦是一个英勇无比的战士，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他领导着一支自称“青山军团”^②的分遣部队。

艾伦和阿诺德不断地为谁当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而争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突然袭击了钱普莱恩^③湖畔的泰孔德罗加要塞^④，并迫使那儿数量不多的守军缴械投降。包围着波士顿的军官们认为，从军事上讲，这不算是个什么胜利。被俘的英国兵还不到四十人。其价值在于泰孔德罗加是一个军事物资供应重镇，尤其是大炮。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有多少大炮，光爱国者手中的数量就相当可观。

现在，殖民地的人民在提出敌人投降的条件时，不仅规定了列克辛顿和康



① 阿蒂默斯·沃德（1727—1800），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将军。

② 美国历史上一支游击队，曾经争得佛蒙特州从纽约独立出来，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下战功。

③ 钱普莱恩，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一个湖，面积一千五百五十四平方公里。

④ 泰孔德罗加，纽约西北部的一个村庄，位于钱普莱恩湖畔。原为法军要塞，1759年被英军占领，1775年被美军攻占。

科德的皇家军队撤军的路线和按政治态度定罪的条款，而且还附加了占领一个皇家要塞和收缴大量皇家大炮的条件，用艾伦的话说，这是“以耶和华和美洲殖民地大陆会议的名义”要的东西。第二届美洲殖民地大陆会议准备5月在费拉德尔菲亚^①召开。当时，大陆会议并不知道泰孔德罗加是以其名义攻占的，直至后来一个往返于北方和费城的快马信使捎去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一个回来的快马信使报告说，大陆会议要求任命一个最高指挥官负责此次马萨诸塞州的围攻。

在那个春天，让菲利普感到幸福的远不止军事上的进展。菲利普和他追求的姑娘，波士顿的安妮·韦尔4月下旬在沃特市的一个公理会小教堂里喜结连理。安妮的父亲，那个曾经为支持爱国事业写过无数文章的金鱼眼睛小个儿律师，向这对新人表示了勉强的祝福。毕竟，安妮已经怀上菲利普的孩子五个月了。

像众多的年轻夫妻一样，菲利普和安妮面临着灰暗的未来。菲利普期望在印刷业发展的梦想只好等到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再考虑。战争也许很快就结束了，事实上已经停战了；正在进行殖民地冤情昭雪的调停。大陆会议正在考虑这方面的提议，菲利普听说是这样。

可是，如果让塞缪尔·亚当斯这样的好斗分子为所欲为，战争就会不停地继续下去。按亚当斯的本意，这场伟大战争的目的是：十三个殖民地完全独立。

菲利普重新将他的青铜燧发枪装上子弹。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个尸横遍野的战场就是那个一派田园风光的半岛。1773年的9月，他曾经在那里笨手笨脚地企图诱奸安妮。所有这一切，包括他的出生于法国奥佛根省、在英国受到门第高贵的安伯利家的迫害、移居美洲殖民地以及在本·伊德斯那个爱国者印社的工作，仿佛不是真的一样。菲利普在造反的事业中已经是老资格了，从淡漠到思想斗争到坚定信念。

当然，事业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他瞥了一眼浓烟后面炙人的太

^① 费拉德尔菲亚，通译“费城”，美国第四大城市，国际港口，工商重镇，历史名城。1774—1783年，美洲殖民地大陆会议均在此召开。美国《独立宣言》在此签署。1790—1800年，为美国首都。